

世界名園勝境

施莫东 著 施莫东 刘延捷 摄影

I

英国·爱尔兰

世界名園勝境

施莫东 著 施莫东 刘延捷 摄影

I

英国·爱尔兰



策 划 章克强
责任编辑 卞际平
装帧设计 任惠安
责任校对 朱晓波
责任印制 朱圣学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世界名园胜境. 1 / 施莫东著; 施莫东, 刘延捷摄.
-- 杭州: 浙江摄影出版社, 2014.6
ISBN 978-7-5514-0663-5

I. ①世… II. ①施… ②刘… III. ①园林-世界
IV. ①TU986.61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116147号

世界名园胜境 I

施莫东 著 施莫东 刘延捷 摄影

全国百佳图书出版单位
浙江摄影出版社出版发行
地址: 杭州市体育场路347号
邮编: 310006
网址: www.photo.zjcb.com
电话: 0571-85151103

经销: 全国新华书店
制版: 浙江新华图文制作有限公司
印刷: 浙江影天印业有限公司
开本: 890×1240 1/12 插页: 2
印张: 26
2014年6月第1版 2014年6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5514-0663-5
定价: 298.00元



2013年6月考察团成员在法国卢瓦尔河尚博(香波)古堡前合影

时光荏苒，倏忽间已是坐七望八的人了。这套书，以我的年龄和才识，显然是在向自己挑战。五年前，我不曾想过写如此之作，泱泱世界，难乎哉！2009年春天，我们浙江省的同仁，到英国做了一次专业考察，坐在一起，大家在品赏英国园林的同时，提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当今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佶屈聱牙的这个“新思维”那个“新概念”满天飞舞的时候，像谢菲尔德公园花园、威斯里花园、布伦海姆宫等这样的经典作品，介绍的文章少之又少，大家的印象竟如此淡漠呢？不少朋友因此再三劝我该写点东西了。于是，原想淡出江湖而沉寂的心弦被拨动了^[注1]。

人们说西湖苏堤是触发灵感的地方，我家住在湖边栖霞岭下，晚上常去苏堤散步：穿过曲院风荷，跨玉带桥到苏堤三桥——压堤桥回步。夜色下西湖烟笼迷蒙，在桥上凭栏远眺，东顾波光粼粼，万家灯火阑珊；西望云山渺渺，清水沼沼，一片虚濛清寂。我静下心来整理思绪：20世纪初，章太炎先生曾劝他的大弟子黄侃写书，而这位同样是饱学之士回复老师说：“惟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注2]说明黄夫子尽管日常桀骜不驯、放浪形骸，对写作却是极为严谨。他还说过“五十之前不著书”（可惜天妒奇才，正是在49岁时就归西了）。但太炎先生劝他的一句话，我的印象尤为深刻：不能写书硬去写是“不智”；能写而不去写是“不仁”^[注3]。事实上，黄侃先生在离世前就早已著书立说了。因为一个人即使皓首穷经，也绝不可能遍读天下之书，果真那样，天下岂不无人写作，读书人也无书可读了么？萦绕在两位大师的对话中，如写，是否是“妄下雌黄”？也许是。但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我毕竟早到了这个年纪，朋友们不希望我二十多年的积累随我的离去而灰飞烟灭。解开敝帚自珍的紧箍咒，让风景园林界更多的同仁去了解 and 认识世

界，这或许是一个涉足专业已超过半个多世纪的人应尽的社会责任。于是，我决定“自找苦吃”，以不做“不仁”之心，去做“不智”之事。

这五年，我把自己逼进了欲罢不能、欲休不止的境地，既然上了“虎背”，就无法下地了。好在浙江有一批同道，特别是有几位学业精勤、事业有为的忘年之交，他们是坚定的同行者，使我的“欲望”不断膨胀，得以持续地出国考察和游历，频频“充电”，逐步完善了本书的内容。近年来，“不用扬鞭自奋蹄”，整理照片，撰写文字，常处于整日苦思、寝不安席的状态，现在总算有了眉目，石头快要落地了，可谓“十年磨一剑”。

我之所以执意写书，也是出于对风景园林这个专业的挚爱。

我是1957年跨入北京林学院园林学科（当时称城市及居民区绿化）这个门槛的，那是个岁月峥嵘的年代，中国的园林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一个十分陌生的领域。1960年至1961年，学校又派我去云南大学，在曲仲湘先生的指导下，专修了一年的植物生态学和群落学，或许成了这个学科内第一个专修生态学的人。当时，“生态学”绝不像现在这么时新和热络，但今天看来，那段学习经历对于我认识和掌握现代风景园林学科是很有助益的。1962年，我十分幸运地来到杭州为西湖工作。一晃，五十多年过去了。这半个多世纪，我目睹了西湖发生的深刻变化，也经历了这个专业从起步到现在的风风雨雨。

就西湖而言，20世纪50年代初，领导并实施西湖保护和建设的余森文先生，是一位既有东方文化深厚学养、又有西方园林亲身体验的强者和智者。这位当代风景园林界的先驱，早在30年代初就在英国工作、读书两年多，游历了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对英



2011年毕业50周年之际，师生在母校合影
前排老师从左至右：苏雪痕（同学）、夏静宜、梁永基、陈俊愉（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孙筱祥、陈有民、朱成洛、孟兆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农、杨赛丽、李雄（现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院长，第二排右一）



2013年11月作者与孙筱祥先生在杭州三潭印月留影（廖金摄）

国的风景园林认识深刻、钟爱有加^[注4]。有此铺垫，在西湖的保护建设中，他才切中要害地提出继承和创新必须互相结合，主张吸收英国自然风景式园林造园艺术的精髓，创建西湖新的园林风格。我国当代杰出的风景园林设计大师孙筱祥先生，六十年前，应余老之请，规划设计了杭州花港观鱼公园和杭州植物园分类园，这两个作品最好地体现了东西方园林互相交融的创新思维，成为我国当代园林史上划时代的经典之作。1993年，美国前总统尼克松再次访华，来杭州看他亲手种植的红杉树。那天中午休息时，陪同来杭的其私人图书馆主任希望深入地看一下西湖园林，于是我陪他在花港观鱼看了一圈，临走时他对我说：“过去我只知道东方园林是日本园林，现在我清楚了，真正的东方园林在中国。”我长期浸润于西湖的环境之中，受到西湖历史文化与湖光山色的熏陶和滋养，一直在寻求如何更好地传承前辈开创的业绩。为此，我反复思考：首先要读懂中国园林这部卷帙浩繁的史书，同时，从了解、认识开始，逐步去读懂西方风景园林这部同样是知识广博丰蕴的史书，这是专业本能所驱、工作所需、职责所系。

就中国风景园林学科而言，我们这代人，经历了开创时期、低潮时期和现在如大潮般的蓬勃发展时期。今天，中国风景园林学已从传统园林学发展为如何处理和协调人与自然和谐关系这门当今最前沿的学科，目前，正处于学科发展的关键阶段，各种学术观点并存不足为奇，或者说是一门学科发展中的正常文化现象。然而，在我看来，当前风景园林界在理论上或是实践中存在的迷惘和缺失太多，特别在如何正确地学习西方优秀的科技和文化方面出现许多似是而非的问题，很少有人能真实地将西方风景园林优秀

的科技及艺术加以消化吸收和融会贯通。六十年前孙筱祥先生做到了，而今天更多的却是简单的模仿和抄袭，生吞活剥，照搬硬套，甚至把一些“垃圾”当作“宝贝”引入国内，以致误导公众，大量浪费社会的公共资源。哈佛的东方文化学者费正清在《中国回忆录》中说：“我们在中国（或者说在世界上）最亲密的朋友要算是梁思成、林徽因夫妇，他们能够将中国与盎格鲁—撒克逊文化传统很好地结合在一起。”当代的中国风景园林界就是需要既勇于创新而又善于创新，把东方和西方文化很好地融合起来的专家、学者。孙先生青年时代没有出过国、留过学，他是在规划设计花港观鱼前，特地到新中国成立前上海留存下来的英式中山花园去揣摩，以及从一些国外的园林照片等资料中吸取营养、获得灵感的。历史的转折期造就了他，他以正确的创作思想和创作方法，加上天赋和努力获得了成功。

中西风景园林的融合，要求风景园林师既要了解西方，更要熟悉掌握中国自己的特色和本质。清代张潮的随笔《幽梦影》中有一句“文章是案头的山水，山水是地上的文章”的格言，钱泳称“造园如作诗文”，都指的是园林是做地上的文章。中国的风景园林学发展到今天，学习西方，其根本归宿仍然是立根于中国的沃土，把自己大地上的文章做好。这需要集中各方面的智慧。我的感悟可简单地归纳为“三字经”，即：掌握“三相”；熟悉“三品”；实践“三构”；达到“三境”；反对“三伪”。

“相”字很难用西方语言表达它的全部涵义，在中国文字中它是个多义词，既可作动词（如“相面”、“相命”等），又可作名词（如“面相”、“命相”等），也可作副词（如“相形见绌”、“相辅相成”等）。《说文解字》把“相”字列入“目”字



1993年作者（左一）与美国前总统尼克松（中）在其1972年赠送的红杉树前。
右一为杭州植物园原主任俞志洲

部，“相，省视也，从目从木。《易》曰‘地可观者，莫可观于木’”，意思是《周易》上说“地上可以看到的，没有什么能比过树木”。看来在古代，“相”和树木相关。所谓“三相”，我指的是造园者必须掌握“相天”、“相地”、“相人”的知识，天、地、人三者的和谐关系是中国文化的核心价值观和生态观，也是我们工作天天接触的关键词。

天，“列星随旋，日月递照，四时代御，阴阳大化……夫是之谓天”（《荀子·天论》）。

“相天”者，就是掌握和了解场地所处地区的冰、雪、风、雨、雾、霜、洪、旱、酷暑、严寒等天气、气候的基本情况，日月星辰，天不可违，古今中外，概莫能外，否则就会吞下苦果，造成不可弥补的损失。“相地”历来列为造园要义，《园冶》开宗明义第一篇，“相地”才能“立基”。“相地”者就是要掌握山水关系，地形、地貌变化，山形水态的走向，土壤的结构、性能，地表径流、地下水位等。如果不知“天高地厚”，就是盲人瞎马，不可能成为优秀造园者。

“相人”亦即“相人文”，是指深入了解园地所处地域的历史变迁、民情风俗、地域文化、名人轶事，以及当地游人的心理、习惯、爱好、需求等，特别要懂得延续历史文脉，尊重遗产地和历史记忆地的珍贵价值。要深刻认识到一个不尊重自己历史的民族，是一个没有希望的民族这个普世真理。“天、地、人”的关系处理好了，就能达到因时制宜、因地制宜，造园就有深度、有厚度，能事半功倍。

“品”字和“相”字类似，在中国文字中也有特殊涵义，“品质”、“品评”、“品格”以及“人品”、“画品”、“诗品”等。我国早在一千五百多年前，谢赫所著《古画品录》把27位画家分六品品评；齐梁时代钟嵘写《诗品》，品评两汉至梁代122人分上、中、下三品。而很遗憾，我们至今还没有人系统地做过“园品”。我这里所指的“三品”，是指造园者在“品园”之前必须懂得“品物”、“品景”、“品神”。

所谓“品物”，是因为园林艺术是特殊的艺术，是用物质材料（软质或硬质）构成的艺术品。要像书画家懂得“文房四宝”的优劣、好坏那样，对物质材料性能的优劣、好坏了如指掌。特别是对各种植物材料的形态、生态、生理、生长发育规律、物候、季相等，必须充分掌握。对各类山石的审美特征也应成竹在胸。

所谓“品景”，就是熟悉和懂得各种自然山水风景的审美评判，或雄浑劲健，或秀美飘逸，或疏野清奇，或旷达豪远，或幽奇险峻，或绮丽氤氲，等等。风景园林师应该胸有丘壑，要懂得造园的各种形式美规律，如布局的开合收放，结构的缜密空灵，空间的抑扬顿挫，地形的高低起伏，植物配置的疏密层次，等等。在此基础上，才能对景物有正确的把握和品评。当代的不少设计师，只知直线、折线，不知曲线、弧线；只知几何形体，不知自然天成之趣，这样的作品，很难有好景可品。

所谓“品神”，即谢赫《古画名录》中绘画六法的“气韵生动”，钟嵘《诗品》中的“文已尽而意有余”，晚唐司空图《二十四诗品》中提出的“思与意谐”、“象外之象”、“景外之景”、“韵外之致”。优秀的园林要让人产生联想，生发“景外之



2013年11月作者夫妇与孙筱祥（右三）、朱成洛（右二）、孟兆祯（左三）、杨赉丽（左二）四位先生在花港观鱼牡丹园合影（王欢摄）



2009年5月作者夫妇摄于英国斯托风景园（陈胜洪摄）

景”。园林既要有“宁静致远”的淡泊静谧，也要有“野旷天低树，江清月近人”（唐孟浩然诗《宿建德江》）的旷远空阔，还要有“江畔何人初见月，江月何年初照人”（唐代张若虚诗《春江花月夜》）的情景交融。如此等等。

所谓“三构”，即“中外同构”、“古今同构”、“科艺同构”。优秀的园林应该融古与今、中与西、科学与艺术于一体，这样才能称得上佳构。“学古不泥古，创新不离宗”（孟兆祯先生语），学西不膜拜，根基立中国，这样才能使现代风景园林走上正确之路。

所谓“三境”，即孙筱祥先生提出的园林要有“生境”、“画境”、“意境”。“生境”者，是指生态环境良好，泉涓涓兮细流，木欣欣兮向荣，鸟语花香，神清气畅；“画境”者，园林要具有诗情画意，入诗入画，如诗如画；“意境”者，即意韵悠扬，境界深远，观之者动心，品之者动情，性灵神运在“景外之景”。

掌握运用“三相”、“三品”、“三构”、“三境”之外，还得反对“三伪”。当今业界乱象丛生，“伪生态”、“伪科学”、“伪艺术”的现象相当严重，而且还迷惑了不少青年学者。

伪生态。“生态”是个筐，什么都可以往里装：绿地率不到30%的大广场被称“生态广场”；不到100平方米的方寸水池、几个形式主义的人造“水泡泡”被称为“湿地”；营造寸草不生的石砾荒漠被称为“生态主义”的范例；没有一株乔木的“园地”被称为“生态园林”；再有，城市中的现有绿地或规划中的绿地以各种理由被占用，建地下车库、地下营业场所，成为不接地气的无地“绿地”，还冠之以创建“生态园林城市”。凡此种种，不一而足，而且此风愈刮愈甚，是对“生态文明”的玷污。

“伪科学”。典型的例子是：最近有人振振有词地提出，城市因洪涝受淹的根本症结在于绿地的标高高了，因此，解决这个问题的“最佳方案”是向绿地开刀，把城市绿地的标高降低到比周边地面低20厘米，成为城市滞洪地，真可谓信口开“塘”。一些研究城市雨洪控制的专家乘势而上，擎起“景观水文”的牌子，为城市绿地系统杜撰了个新名词，称其为“低势绿地”，它的标准是低于周边硬化地表5~25厘米。如此毁灭绿地、玩弄概念的“新思维”，还真吸引了一批人的眼球。在杭州的一次讨论某个绿地建设方案的会议上，一位年青的“外行”公务员面对有几十年园林绿化实践经验的专家洋洋自得地说：“我现在可以颠覆你们的旧观念。”^[注5]面对这种没有论据、伪造数据、“倾覆”城市绿地，把绿地涵养水源的生态功能沦为泄洪功能的“美丽谎言”，我只有“悲”从中来^[注5]。

“伪艺术”。现在，有一些人根本不懂得风景园林是“地上的文章”、“地上的诗文”的真谛，用绘画中的涂鸦艺术替代园林艺术，在极其宝贵的土地资源上仅凭个人的主观意愿，胡搞一气。更有甚者，有人把列入世界文化遗产的中国古典园林肆意贬斥为阻碍社会思想文化进步的“小脚文化”、“小脚美学”，而代之以所谓现代的“大脚美学”：提倡校园改为水稻田；拔掉路侧的行道树种上玉米、甘蔗；铲掉公园中的草皮种

上麦子。这让我们似乎听到了四十多年前那场使园林遭受厄运的“文化大革命”时期的“恐怖”论调，如此“新概念”，以“洋”、“新”的面貌蒙骗了不少青年人。具有讽刺意味的是：我们看到过典型的“小脚美学”，曹雪芹笔下大观园“稻香村”中有种水稻的描写，但没有看到斯坦福、哈佛等洋校园把草皮改种为水稻。试想，假如纽约中央公园的大草坪被人铲掉改种麦子，被尊为“景观之父”的奥姆斯特德若九泉之下有灵，该作何感想？至于在一些郊野公园、农业生态园中的农业园艺则另当别论。

“三伪”不反，风景园林学必然偏离正常轨道，不可能健康发展。

以上，是感悟，也是我写书的动力之源。我借此向渴求知识的青年风景园林师们进一言：你们若想真正进入这个综合性的知识领域并成就事业，就需要做到观中外、览古今、鉴历史、辨真伪、识美丑。其中，扎实广博的知识是坚实的基础，“读万卷书，行万里路”是必要的历练。“善读书者，无之而非书：山水亦书也”，“善游山水者，无之而非山水：史书亦山水也。”（《幽梦影》）我相信这套丛书会对勤思苦学者助上一臂之力。

本丛书分六卷介绍世界60多个国家（除中国以外）的名园、胜境，其中包括：150多个园林——宫苑、公园、花园、植物园、庄园、别墅、庭园、寺院等；110多个世界文化和自然遗产、国家公园；150多个城市风貌以及其他人文与自然景观、乡野风貌。所用的照片，是从作者实地拍摄的近10万张照片中遴选出来的，可以说展现了世界风景园林的基本概貌。

学术界把世界园林分为三大体系：即东方园林、西方园林和伊斯兰园林。但世界上究竟有多少个园林，无人做过统计，因为无法统计。美国纽约的布鲁克林植物园出了一本《一生必看的1001个花园》（1001 Gardens You Must See Before You Die）的书，在这本书中，介绍中国的仅仅20个，也就中国的千分之几，可见150多个园林就世界而言，其数量真可谓凤毛麟角、微不足道。不过，我自信地说，本丛书的这些园林是世界主要国家的名园代表，在时间上跨越了近两千年，在空间上横跨了世界五大洲，它们展示了世界园林三大体系的典型性和代表性。西方园林中文艺复兴时期的意大利台地式园林、17世纪的法国古典主义园林、18世纪中叶以后的英国自然风景式园林这三种主要风格，以及大家并不熟悉的伊斯兰风格的园林，都能真实、形象地得到体现。

当然，园林类型的选择既受到游历行程的制约，也和作者的喜好有关。风景园林是人类赖以生存的环境中最贴近人们生活的境域。有人称它为人间“伊甸园”，是“在西方文化传统中，供人躲避历史的喧嚣与狂躁的庇护圣所”^[注6]。它兼具自然美，又具生活美。经典的园林经受过上苍的洗礼，经历过大师们的反复锤炼，经得起历史和时间的考验，它们必须是科技与艺术、自然与人文的完美结合。本丛书介绍的园林以及摄影的视角，绝大多数体现了作者本人的审美倾向。

本丛书收录的100多个世界遗产和国家公园，尽管也只是目前已经公布的遗产地和国家公园的一小部分，但它涵盖的地域，已达经度360°，纬度从北纬65°到南纬55°

之间的世界大部分地区。从类型看，有雪山、冰川、冰原、高峰、峡谷、海洋、河流、湖泊、海岸、瀑布、溪涧、岛屿、森林、湿地等各类自然景观，有古园林、古宫苑、古庭院、古城、古堡、古镇、古村、古建筑、古宫殿、古神庙和古遗址等各类历史文化景观，反映了这些遗产的真实性及其科学价值、历史价值和文化价值，读者从中足以领略到世界多么精彩、多么美妙、多么令人心醉神往。同时，既可以看到世界对这些全人类共同的宝贵财富加以保护的紧迫性和艰巨性，还可以看到大多数国家所做的保护努力以及他们的环境保护意识。这对于我们这个领域中存在的重利用、轻保护，注重短期经济利益、忽视永续利用的目光短浅行为，无疑是他山之石，供我们保护和建设美丽家园借鉴。

这套丛书不是结构严密、条理清晰的教科书，而是一套以地区、国家为经，名园、胜境为纬而构成的集景式书籍，在注重专业性的同时，也兼顾知识性、审美性和可阅性。读者有兴趣，可以从头至尾阅读，会对世界风景园林有一个整体的概念；也可以在慢节奏生活中修身养性地随手翻阅，在神游世界中充实知识，愉悦精神。

世界上的事，时时处处会留有遗憾。在游历的过程中常常是“人算不如天算”，刻意的安排，美妙的风景，往往由于天不作美，或者汽车在高速公路上行驶停不下来，而只能饱一下眼福，照片拍不下来，或者效果很差，不能使用，几乎每一次出游都会碰到这些很不称心的事。另外，本人原不存写作之想，所以五年前的游历未做记录，以至于现在要写文字说明时已记忆不清。再早些，如二十年前去的古巴、牙买加、摩洛哥等国是用胶卷拍摄的，有的底片已散失，有的保管不善，无法利用；1998年，代表国家建设部参加云南世博会招展团，去阿塞拜疆、亚美尼亚和莫斯科总植物园所拍照片，翻箱倒柜，却无影踪。凡此种种，都给本书留下难以弥补的遗憾。

由于作者摄影技术平平，又是在行旅中匆匆拍摄，大多从园林专业的角度撷取景物和构图，照片的质量肯定有许多不足之处。另外，某些资料不全，或者限于本人学识，记述难免出错，敬请读者和专家在和我一起神游世界的时候，予以谅解并匡正谬误。

“树欲静而风不止，子欲养而亲不待。”谨以此书恭献给我们的父母、兄长的在天之灵。

施莫东

识于西子湖畔栖霞山居



2004年与长兄施莫邦（1924年~2005年，中国中医科学院原院长、名誉院长，第八届全国政协常委，《中国医学百科全书——中医学》主编）留影于上海崇明老家

[注1] 几年前，我曾引用清·钱泳在《履园丛话》卷二十《园林》第一篇“澄怀园”中的诗句“回思旧事千肠结，乍觉新凉百感生”。全诗是：“从今归去听秋声，恰与飞鸿结伴行。云水偶然留雪爪，江天何处觅鸥盟。回思旧事千肠结，乍觉新凉百感生。命美昆明池上柳，世间离别不关情。”这反映本人欲淡出业界，过闲云野鹤式生活的心结。

[注2] 清·梁章钜《浪迹丛谈》第十卷“菊花诗梅花诗”：“王荆公（注：王安石）菊花诗有‘千花万卉凋零后，始见闲人把一枝’之句，冯定远评云：上句凋零二字不妥，下句一枝亦似咏梅花。不知凋零二字本钟士季菊花赋‘百卉凋瘵，菊花始荣’之语，一枝二字则陈羽诗‘节过重阳人病起，一枝残菊不胜愁’已先用之矣。颜黄门谓读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诚哉是言也。”

[注3] 王吴军：“饱学之士，不轻易出书”，羊城晚报，2011年10月19日。

[注4] 施莫东：“深切缅怀现代杭州风景园林的奠基人——余森文先生”，《中国园林》2010年第2期。

[注5] 施莫东：“绿地之殇”，《风景园林》2011年第5期。

[注6] 罗伯特·波格·哈里森【美国】：《花园：谈人之为人》，三联书店2011年版。

之所以把英国放在第一卷，是因为我对英国的风景园林情有独钟。这有两个原因：一是因为18世纪形成的英国自然风景式园林，如一道彩虹，划破了由古典主义风格笼罩的欧洲园林的苍穹，以“回归自然”的超前理念，给西方园林带来了革命性变革，引领着西方园林迈向现代；二是因为英国园林风格的形成受到了中国山水园林的深刻影响，在18世纪东西方文化交流中，中国园林以先进的思想文化，入诗入画的审美意境，争奇斗巧的构园技艺，站在了中国文化流向西方的最前沿，邱园中1761年建的中国塔，至今依然是标志性建筑，巍然耸立在这个世界遗产和世界名园的几条轴线的视觉交点上。两百多年来，两国之间的园林文化有着千丝万缕的内在联系和互动因素。我曾武断地说过：“东方园林看中国，西方园林看英国。”

英国位于欧洲西部的大西洋中，由大不列颠岛、爱尔兰岛东北部及附近一些小岛组成。大不列颠岛东南以平原为主，北西多为山地和丘陵，属暖温带海洋气候，冬无奇寒，夏无溽暑，空气湿润，十分适合植物的生长。

在公元1世纪至2世纪时期，古罗马帝国进入了全盛的“黄金时代”，大不列颠岛受到罗马帝国的统治，建于公元120年、横贯英格兰北部诺森伯兰克郡国家公园、全长177公里的哈德良长城，就是罗马帝国哈德良王朝的北部边陲。公元383年，罗马帝国崩溃，分裂为东罗马帝国（拜占庭帝国）和西罗马帝国。5世纪开始，“民族大迁徙”的浪潮席卷大不列颠，日尔曼人中的盎格鲁—撒克逊人进入岛屿，6世纪至7世纪，建立了7个小王国，史称“七国时代”。到9世纪，经过与丹麦入侵者的战争，英格兰于10世纪形成统一的王国。公元1066年，法国诺曼底公爵侵入英国，在伦敦加冕称王，是为威廉一世。以后的王朝，就在王室、贵族、教皇纷争中延续。公元1337年至1453年，因王位继承和领土争端问题，英国和法国之间进行了一场长达116年的战争，史称“百年战争”，战争结果两败俱伤，经济受到严重破坏^[注1]。15世纪末，亨利七世即位，开始了都铎王朝的统治，这是英国历史上一个重要的时期。著名的剑桥大学国王学院就是由亨利六世（1441年）创立，到亨利八世时（1547年）竣工的。伊丽莎白一世（1533年~1603年）是都铎王朝的第五位也是最后一位君王，她即位时英格兰正处于由宗教分裂引起的混乱状态中，她不但成功地维护了英格兰的统一，而且使英格兰成为欧洲最强大和最富有的国家之一。她统治的半个世纪，被称为“伊丽莎白时代”，亦称“黄金时代”。为纪念她，现代的很多植物都以“伊丽莎白”命名。15世纪后，英国毛纺织业迅速发展，需要大片的土地养羊，贵族开始强占农地并把它们围占起来，变成了私有的大牧场、大农场，这就是英国历史上著名的“圈地运动”。“圈地运动”使大批丧失土地的农民成为雇佣劳动者，为资本主义的发展提供了劳动力。从造园史的角度看，大量的圈用土地为以后王公贵族在农村建造庄园、花园提供了充足的土地资源。

在“伊丽莎白时代”，出现了英国哲学史和科学史上划时代的人物弗兰西斯·培根（1563年~1626年），“英国17世纪杰出的唯物主义哲学家，马克思曾夸之为‘英国唯物主义和整个现代实验科学的真正始祖’”^[注2]。培根的美学思想已经突破了欧洲原有

的理性主义美学——美在于规划、几何、比例的束缚，提出“凡是高度的美没有不在比例上显得有些奇怪”。他认为艺术不能凭机械的拼凑，而要凭艺术家的灵心妙运。他的美学思想已有浪漫主义的最初萌芽。他的《论说文集》中专门有一篇《说花园》，文章一开始就说：“万能上帝是头一个经营花园者，园艺之事也的确是人生乐趣中之最纯洁者。它是人类精神的最大补养品，若没有它则房舍宫邸都不过是粗糙的人造品，与自然无关。”^[注3]在这篇文章中他自己规划设计了一个理想中的花园，这个花园的中央部分反映了文艺复兴时期规则式造园的基本布局。在花园的第三部分加入了自然浪漫的布局，设计了一片具原野风景的缀花草地。他还提出“在皇家花园中，应该一年之中每月各有当令的美丽花木”。文章中一共列举了80多种花草，这既说明培根对园艺十分熟悉，而且也说明当时英国园艺栽培已经十分发达。

伊丽莎白以后由詹姆士一世即位，开始了斯图亚特王朝的统治。这时期至今还留下了两座17世纪古老的庄园，即奥德利·恩德庄园（1603年~1614年）和哈特菲尔德宫花园和公园（1607年~1611年）（见本书中两园介绍）。另外，英国第一个植物园——牛津大学植物园也于1621年建立。

英国在17世纪至18世纪的欧洲是一个先进的国家，资产阶级革命和工业革命比其他欧洲国家都早一百多年，政治上的“自由”概念，宗教上的“自然神”概念，哲学上的经验主义以及文学上反映上升资产阶级的要求，侧重情感和想象的浪漫主义理想都是由英国传到欧洲大陆的。法、德两国的启蒙运动在很大程度上都受到英国的影响^[注4]。正是当时的经济、政治、哲学的社会背景，为18世纪英国自然风景式园林的发展奠定了社会和思想基础。

在17世纪，欧洲已经对自然风景引起兴趣。18世纪，英国出现了一批风景画家。在文学方面，伊丽莎白时代以来，对自然的憧憬萌生了田园文学。以哲学家培根为先肇，1667年弥尔顿在历史性著作《失乐园》中，描绘了充满自然情调的伊甸园。18世纪后，涌现出一大批田园诗人，如作为文学家的艾迪生和蒲柏，他们都在18世纪初先后出版园林方面的著作——《庭园的快乐》、《论植物雕刻》，他们都赞美自然风景，推崇自然生长的植物，反对和批判长期以来盛行的精雕细刻和修剪成几何状的树木^[注5]。自然式风景园就是以当时的文学著作为媒介开始的，可以说绘画与文学两种艺术催生了自然式风景园的诞生。

英国自然风景式园林的产生和发展，除上述提到的政治、经济、文化、哲学等因素外，还在于它本身的自然气候和地理条件。英国气候温和湿润，十分适合植物的生长，它的平岗缓坡、丘陵起伏的地形地貌，为造园提供了很好的地形条件；它的植物学和园艺科技的发展，培育、引种、繁殖了丰富多彩的园林植物种类和品种，为造园提供了很好的基础物质材料。另外，从18世纪开始，英国出现一大批优秀的造园家，还有一大批文化精英，创造了良好文化环境和百家争鸣的学术氛围，他们在争论中促进了园林艺术水平的不断提高。

英国18世纪的著名造园家有布里奇曼、肯特、布朗及钱伯斯等^[注6]，其中威廉·肯

特（William Kent）是布朗的老师，他是位唯美主义者、画家和建筑师，在意大利工作和生活了9年。回到故乡后，他得到了一本由意大利传教士里帕从中国带回来的36张承德避暑山庄的铜版画画册（现藏于大英博物馆东方古物部）。这样，中国风景园林的火花点燃了肯特创作的热情，欧洲风景式园林的时代就这样开始了^[注7]。布朗是肯特的学生，也是肯特的继承人，青年时代曾在斯托风景花园参与建园和管理，以后主持斯托园工作十多年。他是一位敢于冲破藩篱束缚、勇于创新的革新家，是英国自然式风景园的一代宗师，雅号为“能手布朗（Capability Brown）”，他反对规则对称式古典主义园林格局的拘谨和呆板，提倡自由、浪漫、舒朗、婉逸的风格，和英格兰、苏格兰乡村原野的风景相一致。经他改造的17世纪遗存的规则式园林有150多个（据德国园林专家玛丽安娜语），以至于引起一些守旧思想人的反对和讥讽，有的还谴责他破坏历史遗存。一些同行也对他的行为提出质疑，甚至钱伯斯也反对他的做法。尽管如此，他不为所动，一意孤行。世上很多事需要经过历史的鉴定，翻开最近两百多年欧洲园林发展史，布朗对18世纪英国自然风景式园林发展所做的贡献是无人可以替代的，是继法国勒诺特尔以后的又一位天才。甚至可以说，他的成就和对欧洲乃至世界当代园林发展的影响要超过勒诺特尔。本书收录的一些著名园林如布伦海姆宫、谢菲尔德公园花园、斯托风景园、奥德利·恩德庄园等都经过布朗的改造并取得了巨大的成功。布朗风格中最突出的，是以改造水体的形态、岸线为基础，调整道路线形，把平整的地形变为高低起伏的坡地，对称规则的中轴线变成了由自然式树丛合理布局后形成的气势磅礴的透景线。植物配置以乔木为主，简洁清逸。因此布朗的风格是风景绘画式的，大气开敞，委婉畅朗，令人赏心悦目。

与布朗同时代的钱伯斯，参与设计了邱园。他曾经到过中国南方，他的名著《东方庭园》于1772年出版，把中国园林介绍到英国。他极力推崇中国自然山水园林，指责英国园林平庸无奇，指出英国园林应学习中国园林充满情趣和文化思维的理念和方法，这符合英国园林时代的需求。他和其他一批赞美中国自然式风景园林的造园家，掀起一股模仿中国园林的“中国风”，以至人们把18世纪的英国园林称为中英式园林。钱伯斯和布朗的园林风格之争，据玛丽安娜的分析，尽管两人都代表着中国园林风格，但布朗代表的是理想化的自然风景园如避暑山庄，钱伯斯更多的是代表人造的自然风景园如苏州园林，这个分析是有道理的。以后，由于文化的差异，在英国文化界引起了对中国园林的质疑和争论，到19世纪，中国的国力衰微，园林的影响力减弱，逐渐淡出欧洲人的视线。但中国园林的造园元素，如塔、亭等建筑及假山小品一直延续下来，成为历史的印记。

19世纪以后，英国园林继续沿着自然风景式园林的风格发展。同时，由于人们常常对单一风格的欣赏存在审美疲劳，而且欧洲人理性思维是它不变的传统，故使得对称规

则式的布局元素渗入到自然式布局中，形成一种混合式的布局，称之为混合式园林。如布伦海姆宫的东、西庭园；哈伍德宫（1840年）府邸前是意大利式的，林园部分是自然式的，等等。另外，19世纪以后，英国花园中出现了以花灌木和宿根花卉为主的花境应用，本书中的阿利庄园（1840年）便是英国最早运用花境手法的花园。

19世纪至20世纪，建立在英国自然地理条件和高水平的园艺科学基础上的岩石园得到广泛运用。岩石园以其丰富多彩的植物、精致细腻的布局、洒脱缜密的构思，展开了布朗风格以后英国园林新的一页。从牛津大学植物园的小型岩石园，到爱丁堡皇家植物园和威斯里花园的大型岩石园，不论是规模、布局，还是配置艺术，都已达到了国际的最高水平，堪称精品。这个时期的英国城市公园发展迅速，对改善城市生态环境和提高居民生活质量起到了极其重要的作用，特别是伦敦市中心大片相连的绿地，如圣·詹姆士公园、海德公园、肯辛顿花园、格林公园等，对世界城市公园的发展起到了引领作用。

园林既是空间艺术，又是时间艺术，世上没有任何一种艺术，像园林艺术那样从它创作开始就处于动态之中，一个园林的传世过程，要经过人文、经济、自然、气候等多种因素的历史考验，是一个不断修整和完善的过程。英国18世纪至19世纪的园林，到20世纪，很多都经过了不同程度的修整、改造和充实，今天看到的，不完全是原始作品。尽管其总体布局反映了当时的风貌，但其中的植物配置，除了保留的一些古树外，大多是近百年来补植的，因此，它也反映了近代乃至当代的英国造园水平。

在20世纪后期，资本主义经济已高度发达，城市化已基本完成，因而除了城市环境整治改造外，大规模新的造园活动已不多，而且这些工程着眼于生态环境的改善。从造园艺术的角度而言，其高水平的作品寥若晨星，乏善可陈，总体而言，缺乏震撼人心的冲击力。至于那些新近时尚作品，在使人呼吸到一些新的气息的同时，即使是绅士之国，也难免带有浮躁之气。

综观英国风景园林，突出点在于重视植物造景，以植物种类的丰富性和植物配置的艺术性，达成景观的多样性；以点、线、面并用的艺术手法，简洁地展现森林、树丛、孤立树、草坪、水域、花境等交织在一起的自然风光；一切从自然和生态出发，不注重道路铺装，不用块石驳岸，尤其不用高级石材铺装道路，在公园花园中不存在“广场”的概念，没有豪华阔气的大门、装饰华丽的围墙，除了作为历史遗存保留的原有历史建筑外，很少新建大体量的建筑占据重要中心。这与当前国内盛行的在园林中使用奢侈的铺装材料，争奇斗艳地建设大广场，在植物配置上密植特大树，以及灌木大拼栽等只求当前、不顾长远的做法，有着很大的区别。学习西方的先进科技和艺术，应该认真借鉴英国园林的经验和方法。

英国的世界遗产到2013年共有26个，本书介绍了8个，其中历史园林3个。英国的大地乡野景物令人心旷神怡，一些同道曾感慨地说，如果在英国乡野选一块地建一个园，只需花少量的钱稍作整理改造，就能造就田园诗画般的园景。

英国辽阔舒展、如诗如画的丘陵大地是大地景物学的最好范本。保护自然，保护环境，保护好自己的家园，是我们每个人的神圣责任，这是我们看了英格兰、苏格兰、北爱尔兰、爱尔兰大地以后的共同感受。



英国著名造园师威廉·钱伯斯1761年为邱园设计的中国塔

[注1] 任德山编著：《图说欧洲史》，武汉出版社2012年版。

[注2] 何新译：《培根论人生》，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

[注3] 水天同译：《培根论说文集》，商务印书馆1984年版。

[注4] 朱光潜著：《西方美学史》，金城出版社2010年第版。

[注5] 陈志华：《外国造园史》，河南科技出版社2001年版。

[注6] 郦芷若、朱建宁著：《西方园林》，河南科学技术出版社2002年版。

[注7] 德国玛丽安娜·鲍榭蒂著：《中国园林》，中国建筑工业出版社1996年版。玛丽安娜女士是德国著名的园艺学家，是中国园林工作者的挚友，曾六次访问中国，说中国是她的“第二故乡”。

目 录

自序	004		王子街花园 Princes Street Garden	108	
引言	009		塞维尔花园 Savill Garden	114	
英国·名园			斯托风景园 Stowe Landscape Garden	118	
	谢菲尔德公园花园 Sheffield Park Garden	014		菲尔海文森林水(湿地)花园 Fairhaven Woodland and Water Garden	126
	布伦海姆宫 Blenheim Palace	028		哈伍德宫 Harewood House	130
	爱丁堡皇家植物园 Royal Botanic Garden Edinburgh	040		牛津大学植物园 Botanical Garden University of Oxford	136
	斯塔德利皇家水景公园 Studley Royal Water Park	052		剑桥大学植物园 Botanical Garden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140
	斯托海德公园 Stourhead Park	058		哈洛·卡尔花园 RHS Garden Harlow Carr	146
	阿利庄园 Arley Hall	064		比克顿公园植物园 Bicton Park Botanical Gardens	152
	皇家植物园——邱园 Royal Botanic Gardens, Kew	074		奥德利·恩德庄园 Audley End House	156
	桑德林汉姆别墅 Sandringham House	084		海德·霍尔花园 RHS Garden Hyde Hall	162
	格林威治公园 Greenwich Park	090		哈特菲尔德宫花园和公园 Hatfield House Garden and Park	166
	霍尔汉姆庄园 Holkham Hall	096		圣·詹姆士公园 St. James's Park	172
	比尔赛庄园 Belsay Hall	102		海德公园 Hyde Park	176



威斯里花园
RHS Garden Wisley

180



贝尔法斯特植物园
Belfast Botanical Garden

190



布利克林庄园
Blickling Estate

194



巴斯科特公园
Buscot Park

200



韦斯顿伯特树木园
Westonbirt Arboretum

208

英国·胜境



巨石阵
Stonehenge

214



巨人堤道
Giant's Causeway

216



巴斯
Bath

220



爱丁堡古城及新城
Edinburgh

226



伦敦
London

232



温莎堡
Windsor Castle

244



温德米尔湖区
Windermere

248



约克市
York

252



斯特拉福德
Stratford

258



牛津大学
University of Oxford

262



剑桥大学
University of Cambridge

266



格拉斯哥的小镇
Town in Glasgow

272



贝尔法斯特
Belfast

276



苏格兰低地乡野
Lowlands of Scotland

280

爱尔兰



宝威尔斯科特庄园和花园
Powers Court House and Garden

286



凤凰公园
Phoenix Park

298



都柏林
Dublin

300

切尔西花展



切尔西花展
RHS Chelsea Flower Show

304

附录
英国花园

308

后记 / 作者介绍

310

世界名園勝境

施莫东 著 施莫东 刘延捷 摄影

I

英国·爱尔兰







2013年6月考察团成员在法国卢瓦尔河尚博(香波)古堡前合影

时光荏苒，倏忽间已是坐七望八的人了。这套书，以我的年龄和才识，显然是在向自己挑战。五年前，我不曾想过写如此之作，泱泱世界，难乎哉！2009年春天，我们浙江省的同仁，到英国做了一次专业考察，坐在一起，大家在品赏英国园林的同时，提到了一个问题，为什么在当今说不清道不明的这个“主义”那个“主义”、佶屈聱牙的这个“新思维”那个“新概念”满天飞舞的时候，像谢菲尔德公园花园、威斯里花园、布伦海姆宫等这样的经典作品，介绍的文章少之又少，大家的印象竟如此淡漠呢？不少朋友因此再三劝我该写点东西了。于是，原想淡出江湖而沉寂的心弦被拨动了^[注1]。

人们说西湖苏堤是触发灵感的地方，我家住在湖边栖霞岭下，晚上常去苏堤散步：穿过曲院风荷，跨玉带桥到苏堤三桥——压堤桥回步。夜色下西湖烟笼迷蒙，在桥上凭栏远眺，东顾波光粼粼，万家灯火阑珊；西望云山渺渺，清水沼沼，一片虚濛清寂。我静下心来整理思绪：20世纪初，章太炎先生曾劝他的大弟子黄侃写书，而这位同样是饱学之士回复老师说：“惟观天下书未遍，不得妄下雌黄。”^[注2]说明黄夫子尽管日常桀骜不驯、放浪形骸，对写作却是极为严谨。他还说过“五十之前不著书”（可惜天妒奇才，正是在49岁时就归西了）。但太炎先生劝他的一句话，我的印象尤为深刻：不能写书硬去写是“不智”；能写而不去写是“不仁”^[注3]。事实上，黄侃先生在离世前就早已著书立说了。因为一个人即使皓首穷经，也绝不可能遍读天下之书，果真那样，天下岂不无人写作，读书人也无书可读了么？萦绕在两位大师的对话中，如写，是否是“妄下雌黄”？也许是。但孔子说“七十而从心所欲”，我毕竟早到了这个年纪，朋友们不希望我二十多年的积累随我的离去而灰飞烟灭。解开敝帚自珍的紧箍咒，让风景园林界更多的同仁去了解 and 认识世

界，这或许是一个涉足专业已超过半个多世纪的人应尽的社会责任。于是，我决定“自找苦吃”，以不做“不仁”之心，去做“不智”之事。

这五年，我把自己逼进了欲罢不能、欲休不止的境地，既然上了“虎背”，就无法下地了。好在浙江有一批同道，特别是有几位学业精勤、事业有为的忘年之交，他们是坚定的同行者，使我的“欲望”不断膨胀，得以持续地出国考察和游历，频频“充电”，逐步完善了本书的内容。近年来，“不用扬鞭自奋蹄”，整理照片，撰写文字，常处于整日苦思、寝不安席的状态，现在总算有了眉目，石头快要落地了，可谓“十年磨一剑”。

我之所以执意写书，也是出于对风景园林这个专业的挚爱。

我是1957年跨入北京林学院园林学科（当时称城市及居民区绿化）这个门槛的，那是个岁月峥嵘的年代，中国的园林对于大多数人而言，是一个十分陌生的领域。1960年至1961年，学校又派我去云南大学，在曲仲湘先生的指导下，专修了一年的植物生态学和群落学，或许成了这个学科内第一个专修生态学的人。当时，“生态学”绝不像现在这么时新和热络，但今天看来，那段学习经历对于我认识和掌握现代风景园林学科是很有助益的。1962年，我十分幸运地来到杭州为西湖工作。一晃，五十多年过去了。这半个多世纪，我目睹了西湖发生的深刻变化，也经历了这个专业从起步到现在的风风雨雨。

就西湖而言，20世纪50年代初，领导并实施西湖保护和建设的余森文先生，是一位既有东方文化深厚学养、又有西方园林亲身体验的强者和智者。这位当代风景园林界的前驱，早在30年代初就在英国工作、读书两年多，游历了世界二十多个国家，对英



2011年毕业50周年之际，师生在母校合影

前排老师从左至右：苏雪痕（同学）、夏静宜、梁永基、陈俊愉（中国工程院资深院士）、孙筱祥、陈有民、朱成洛、孟兆祯（中国工程院院士）、李农、杨赛丽、李雄（现北京林业大学园林学院院长，第二排右一）